

钱塘观潮 振聋发聩

贾树枚

钱塘涌潮，天下奇观。观潮归来，思绪万千。

大海潮汐是月亮、太阳引力和地球自转离心力共同作用形成的水位涨落现象，受地形、气象、洪水影响，在某些江河入海口，形成特大的涌潮，其中中国的钱塘江潮、巴西的亚马逊河潮、印度的恒河潮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大涌潮。

二十年前的中秋，我曾有缘在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观潮，潮水浊浪排空、翻江倒海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，雷霆万钧、万马奔腾的涛声至今犹在耳边回响，难以忘怀。

后来听人介绍，钱塘潮最佳的观潮点，其实并不在萧山，而是在江北岸的海宁。从李白、苏东坡、乾隆皇帝到孙中山、毛泽东，都曾到海宁观潮，盐官镇沿江的“观潮湿地公园”里有乾隆手植的朴树、中山观潮亭、毛泽东观潮诗碑和徐志摩偕友人观潮的雕塑，记载着这一桩桩盛事。如今，“观潮湿地公园”被列入“浙江省十佳美景乐园”之一。以“江南第一世家”闻名于世的海宁陈氏家族，在此繁衍数百年，明清两代更是位极人臣，有“一门三阁老、六部五尚书”之称。陈家位于盐官镇西北隅的安澜园，楼台掩映，古木修篁，与南京的瞻园、苏州的狮子林、杭州的小有天齐名。

海宁离上海仅120公里，近在咫尺，高铁1小时可达。农历每月初一至初六、十五至二十为观潮的佳日。今年1月19日，阴历十二月初三，家人相约到海宁过周末，来到宾馆，见出出进进的宾客多为观潮而来，宾馆大门前有一块告示牌，写着：“潮水任性——今天观潮时间1:30,明天1:50,观潮嘉宾请提前40分前往。”

大潮是“一次过”的“行为艺术”，不能“回放”，当天来不及了，决定第二天早去江边等候。

第二天，预约了一位“的哥”陆师傅开车前往。陆师傅在海宁开车多年了，一边开车，一边介绍观潮的常识：钱塘江从入海口溯江而上沿岸百里都可观潮，但不同地点大潮形态各异，各美其美，乘他的车，可以带我们“一日观四潮”，尽饱眼福。

的哥所言不假，第一个观潮点是一个叫“斜桥”的地方，这一带的古海塘建于清雍正、乾隆年间，近年重修，用巨石堆砌，整齐坚固，从纵面看形似鱼鳞，被称为“鱼鳞石塘”、“捍海长城”，足以抵御狂风海涛的吹打侵蚀，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登上江堤，只见钱塘江波澜不惊，缓缓东流，远处传来持续不断的隆隆声。是潮声吗？侧耳倾听，雷声由远及近，遥遥江面，隐隐约约显出一条白练，渐行渐近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一线潮”。转眼间，潮头已到眼前，浪花飞卷，迎面奔来，雷声大作，震耳欲聋，不待细看，潮头已呼啸而过，向上游奔去，留下一团团漩涡，在岸边旋转徘徊。

的哥招呼我们走下江堤，上车，沿着杭金（杭州—金山）公路西行片刻，下车，再次走上海塘，举目远望，只见

文汇八十

飞瀑奔涌（国画）张弛



风情万种的诗人林长民

——故纸札记之十五

陈学勇

句七言，感慨透过了纸背。

写于一九二四年的五律，可能是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林长民最晚的一首诗：“无限悲秋意，何堪挽此图。苇枯成折戟，荷败不擎珠。得听风雨口，再来泛绿湖。明年波影里，早早约轻兔。”诗无题，幸存于书法作品集《林长民遗墨》。诗有墨迹小序：“欲海吾兄属题，甲子五月，长民偶成一律，与志摩诸君相约游湖也。”作此诗前数月北京学界盛情接待泰戈尔，林长民与张敬芳、徐志摩同台用英语演出泰翁名剧《齐特拉》，他们分别饰演春神、王子、爱神。此时林长民刚送走了远赴大洋彼岸留学的爱女、饰演主角齐特拉的林徽因，心绪欠佳，观剧中枯苇败荷，顿生怅触。去年他和徐志摩曾有同游西湖之约，因徐志摩丧母未得如愿，诗里相约明年再来泛舟西湖。然而明年已是林长民人生终点，他参与郭松龄讨伐张作霖的兵变死于流弹。

六七十行的《寿梁任公五十诗》系林长民诗作里少有的长制。寿诗固然难免称颂寿翁一番，称颂时回顾了梁启超的钦慕与相识。“我昔慕公未见面，但读时论成狂痴。买来相像事顶礼，夜夜屏息陈清语。”两人一旦异国结识，对方一柄折扇，且有题诗，落款林字下好像还有一个长字。众人哪只发出折扇，扇面正是当年林长民手书，题旨大致是期望她摆脱风尘。此诗已亡佚。十年沧桑，一朝邂逅，艺伎竟仍仆仆于此窘境。林长民再度为她题诗，留下这首四

……

士、文人墨客、帝王将相，面对钱塘潮，发出了千古绝唱。

李白说：“浙江八月何如此，涛如连山喷雪来。”苏东坡说：“八月十八潮，壮观天下无。”文人看到的是钱塘塘潮的壮美。

潘阆说：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”张田说：“愿郎也似江潮水，暮去朝来不断流。”英雄、美人想的是荣耀和爱情。

相传乾隆皇帝六次南巡，有四次来海宁观潮，驻跸于盐官镇陈氏的安澜园。他先后写下了数十首海宁观潮的诗，其中一首《观海潮诗》云：

跋马指东向盐官，一条银线际天看。卷江倒海须臾至，迎米底藉江山船。色犹未睹先闻声，磅礴磅礴喧呼喧。徐行按辔揽其状，大哉观矣谁与京。

乾隆是一位狂热的诗人，据说一生写下了43580首诗，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，一个人的作品数量几乎与整部《全唐诗》比肩。但他的诗大多是粗制滥造之作，捉刀代笔的也不在少数，似乎没有一首佳作传世。他的教训倒是足以警戒后人，那就是“宁肯少些，但要好些”。

在这方面，孙中山是一个典范。1916年9月15日，雨过天晴，阳光明媚，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与朱执信、张静江等人，乘沪杭铁路头班快车从上海来到海宁。后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，到盐官镇，先在乙种商校（海宁一中前身）休息片刻，中午时分从南门登上江

边海塘，从占鳌塔到“三到亭”，少顷，见钱塘潮汹涌而至。面对波浪壮阔的大潮，孙中山触景生情，写下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千古名言：

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。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

孙中山用钱塘潮比喻革命潮流，恰当不过。短短十六个字，高瞻远瞩，铿锵有力，如晨钟暮鼓，催人奋起，其胸襟、气势、豪情、诗意，古今独步，无与伦比，堪称诗坛的“钱塘潮”。孙中山一生出生入死，屡战屡败，愈挫愈勇，业绩彪炳千秋，临终前还写下了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的遗嘱，激励后人。孙中山观潮后回到上海，给接待他的海宁地方人士写去了感谢信，并应邀为观潮亭题写了“猛进如潮”的匾额。如今，海宁市把“敬业奉献，猛进如潮”确定为海宁的城市精神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毛泽东也曾四次到钱塘江观潮。1957年9月11日来盐官七星庙观潮后，毛泽东回到刘庄宾馆写下了《观潮》七绝一首：

千里波涛滚滚来，雪花飞向钓鱼台。人山纷赞阵容阔，铁马从容杀敌回。

短短一首七绝，展现了革命家和诗人的本色。

登高观潮，临海听涛，愿观潮者缅怀前贤，继往开来，猛进如潮，再展宏图。

2018年1月26日

2018年1月17日晚，第四届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宋人轶事汇编》有幸获得提名奖。然而，这套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葛渭君先生，却已于新年第一天去世，竟没能听到这个好消息……

和葛先生初次见面，是2009年初，去他家中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的稿件。该书由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主编，葛渭君、周子来、王华宝编，初稿即由葛先生提供。当时我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的编辑，和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的高克勤、一编室副主任奚彤云，以及另一位同事小顾，一起到浙江乍浦拜访先生。先生当时应该是71岁，穿着棉袄，着一双黑布棉鞋，执意到车站接我们，一路步履矫健，谈话思维清晰，声音有力——后那么多年，先生在我心中，一直都是这样的形象，从未改变。

将我们迎到家中，先生搬出整整六大箱稿子，大部分是手抄的，偶有复印粘贴。他给我们讲了整理过程，如何以十年苦功，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，一条条搜集抄撮出宋代人物的种种轶事，归纳到相关人物名下，再与正史比对，去除重复，等等。在此之前，民国时学者丁传靖曾编过一套《宋人轶事汇编》，约70万字，系“从宋元明清约五百余种著述中辑录宋代六百余人的材料编成”，对学界也曾做出很大的贡献。但此次新编，涉及宋代人物近两千名，是丁书的三倍多；引用书目列至一千余种，是丁书的两倍；总篇幅则达到223万字，这还是多处采用互见法以避重复的结果。这样的浩大工程，其中虽有其他参与编纂的学者之功，但主体基础无疑是葛先生在十年间皓首穷经，一点一滴打下的。

我们将六箱原稿珍重地运回社里，我和小顾做的第一件事是敲页码以防散乱，两人各敲了五千多个页码，也就是说，葛先生合计做了一万多页稿件！每一个字都极工整大方，一丝不苟，没有一个潦草。之后，由于这套书本身的复杂情况和主编方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在校样过程中又花了好些天，反复修改、核对材料乃至重新编排卷次。时光荏苒，人事变换，其间，小顾离职了，跟我合作的换成了刘赛。但编辑工作始终在缓慢而坚定地推进着，直到2014年最终出版。我跟葛先生的联系始终没断过，每年都会去先生家拜望，有时为了处理校样，社里会派车，有时就自己坐省际长途去。

先生古道热肠，好朋友，而朋友们往往是跟书相关的。我去得多了，不谈工作的时候，就听先生讲他年轻时的故事。那时他常往江浙沪各个古籍书店跑，和那些老师傅们都相交莫逆，淘到许多好书，想着不知怎么感谢人家，手头也并不宽裕。有一年平湖西瓜丰收，就亲自拉了一车西瓜到上海来分，虽不值几个钱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听着故事，我很难想象清瘦儒雅的老人，拉着一车西瓜是什么形象，但也可以想见当时风味：为好书，为朋友，先生是毫无架子的。

葛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，词坛泰斗叶嘉莹先生曾带学生到他家中拜访，对先生的人和书，都赞叹为“国宝”。先生也给我看收藏的各种善本，其中不乏名家手批之孤本。如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，倾大半年工资购得一套《疆村丛书》，为著名学者、词人吕贞白先生旧藏，更珍贵的，其中有大量眉批，经考证，系近代词学大家夏

实，宣称“昭然若揭”。可是依旧从徐诗词捕风捉影，并未提供更确凿材料。

和林长民唱和的诗友，徐自华胞妹徐蕴华（小淑）也是一位，她嫁给了林长民同籍林寒碧。蕴华有《双韵轩诗草》一册，里面也有《水调歌头（和林宗孟词人观菊）》和《浪淘沙（和宗孟词人忆旧感事）》（宗孟是林长民的字），与乃姐那两首，同词牌，题目几乎完全相同，想是姐妹俩作于同一时同一处。

林长民诗友何止徐氏姐妹，另有才女吕逸初（韵清），徐自华的总角之交，亦志同道合者。她有送林长民赴日的七律《乙巳三月闻昔冬子有日本之游率成一律志别》：

春风楼外柳如丝，折向河梁送一卮。自古英雄遭世时，况今国士系安危。千秋事业多因学，绝代才华岂独诗。我有老亲难独远，扶桑东望只神驰。

愈发可见，林长民与女诗友们的唱和，既缘自少年意气，更在苍生情怀。吕逸初的七绝《忧国吟》，中有两句“鸣不能平每放吟，忍看西力渐东侵”，林长民此前刚翻译出版了日人著作，书名便是“西力东侵史”。

诗人唱和，有和有唱。她们与林长民唱和了这许多，可惜林未留存一首。我读到的林长民诗作另有《题蹇季常对酒图》《贺林貽书六十寿》。他于乱军中中弹罹难的前一日，因居锦州郊外的荒村危楼，反思参与郭松龄兵变，连连自吟“无端与人共患难”，不知本只有一个断句，抑或吟成整首而散佚。

从读到的林长民诗作来看，皆关于人和事的吟咏，唯人事牵动诗情，于自然景色则描写不多。此正是政治家本色，不同于醉心山水的墨客。平心而论，除了尚待发掘的相当数量的诗歌，单凭这些作品，还不大好说林长民是个优秀诗人。说到底，够格载入史书的林长民依然是那位政坛健儿。

生平知己凌寒竹

郭时羽

敬观先生手批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先生得到此书后，并不秘藏于一己私有，而是将夏敬观手批全部辑出，刊为《快庵词评》，公诸学界，对相关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。先生常说：“书归根到底是要用的，要让更多读书人看到，要对学术研究起到贡献，就是好的。”所以，数年前有素昧平生的青年学者前往求教，先生便慨然将所藏孤本借予使用；又如他曾将搜集多年的某方面研究资料，一下都赠与某位申报了相关课题后来求助的学者。对葛先生来说，看到自己的书发挥作用，便感到由衷的欣慰。

先生爱词，多年前点校过《阳春白雪》等多种词集，斋名则称作“半宋楼”。他一生服膺唐圭璋先生，曾至唐老家中拜访就教，并在唐老指点下整理词集，上言夏敬观的手批，也是经唐老帮助鉴定的。唐老的《词话丛编》是词学领域重要整理作品，大大方便了学界的使用与研究。葛先生继承唐老遗志，继续编纂《词话丛编补编》，皇皇六册，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；《词话丛编续编》亦已交稿，或将在明年出版；而《词话丛编外编》，一直到先生去世前一天，仍在编写中。《宋人轶事汇编》（全五册）和这几套大书，凝聚了先生十余年来全部心血。师母说：“他呀，每天起来就是坐在那儿看啊，写啊，没有一天停下的。”

没想到，这一写，就写到了最后一天。一向身体健康的老人，由于心肌梗塞，骤然离世！1月10日，我向单位请了假，到平湖拜祭先生。临行前，在通讯录里翻找地址，忽然一阵伤心：之前每一次，先生都会亲自来汽车站接，我只管上下车就好了，根本不需要记地址。没想到的是，途中师母打来电话，说要来接我，尽管我再三推辞，保证自己能找到路，她却还是算着到站时间赶了过来。书香门第出身的先生和师母，总是那么讲究礼数和体贴晚辈！

在灵堂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想起2017年年中，我调到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工作，当时便打电话向先生汇报，后来又陆续通过好几次电话，他总是叫我来家里玩，我却因为新的工作需要全力适应，便想着待春节再来给先生、师母拜年，却万万没想到，竟没能见到先生最后一面。

周勋初先生曾写文章，称赞葛渭君先生是一位真正的“古人”，无论从对古典文学的浸淫造诣，还是淡泊名利的性格和俨然古风的生活习惯，这个词都可以说再准确不过了。先生去了，世上又少了一位“古人”。他曾有一首《鹤踏枝》词，或可作为一生写照，姑录于此，以为纪念：

春去秋还时序续。不共繁华，消受清闲福。淡到无人人似菊，生平知己凌寒竹。孤影低徊，谁把疏篱筑。漫卷西风帘一角，歌残漱玉销魂曲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